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錄監生臣藍汞瑠

水心集卷三

宋 葉適 撰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欲有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内外建國立家下之

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絶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茍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為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為其國茍為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

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為國非必遽倣之也故觀衆器者為良匠觀衆病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為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為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

所以自為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别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

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効核虚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隷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末易分唐虞三代之末易復而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

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溥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

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

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興遞滅及其崛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為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蠭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為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為强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繇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

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逺過於秦漢晉隋之亡
葢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
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
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揺手舉足
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
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
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
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逺矣而其人之懲創五

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扃鐍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

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挻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麤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剖而不悟其蘇請和仇讐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為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耒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蜜者今

為疎昔之細者今為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

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即得廕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廕補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

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為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為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為害昔之

勅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為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撿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為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令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令也植根固本不可摇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吏胥為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

為害行方田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上下内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

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逺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為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近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逺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

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吕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

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闒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羣攻之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王曾吕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吕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

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繇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為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

有流品無有賢否縣出身而關陞縣關陞而改官知縣縣改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縣四轄六院而為察官縣察官而為卿監縣卿監而為侍從縣侍從而為執政大臣或縣知州監司而為郎縣郎而為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

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吕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盖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

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别黜

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逺近其資之先後其禄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禄生民之命懸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

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坌蠹折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説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喋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卞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汩

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盖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

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位而銓選亦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而今乃為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

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

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為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亦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為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

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為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為而計令或未之能也令合多而考累而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

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繇而不汲汲焉爲是畀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以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此而不爲之遂爲天下之大

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即得廕補為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録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縣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為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為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

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廕補得京官為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為異事今至使其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

豈為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輿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為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醻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尚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弊以為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夷跖雜處崇觀以來七八

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為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為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

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復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為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為之正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

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為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煩前衡後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輙為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俛首誦習謂之黄冊子

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繇此塗出豈有始於為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為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使天下有美於為士而無羡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兎罝之詩所以

作也蓋羨於為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賞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强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為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

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為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頴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趍糴納夫士之為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為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

使與寛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為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選者因以為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為言則安用此而遂為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

戕賊斲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二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

觀聞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為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為之

法使月書季考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繇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顧於學矣州縣有

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縣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

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為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為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

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竒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

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

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繇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

視聽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

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絶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誥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録為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

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賛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

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廸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禄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宏詞而置詞科令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為背馳也葢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為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為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為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内物力最高

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為耆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為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稟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令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

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抉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絶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令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

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尊用舊法使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為之而不可而不使强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為之而何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令世為民之意何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為保正副者正所

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鬬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令顧未嘗為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

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産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令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撿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强委之二害也人才

因此浸以頹惰掎摭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猶可言也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令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令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

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令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

撿坐申嚴以謼複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撿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撿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聦明憒眊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讙然顧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縶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

威之所以不振强敵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

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

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説之儔而已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為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令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繇刀筆選而至三公令幸已甄别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為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為害又過於秦

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禄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揺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録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髙爵厚禄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録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

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吏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為疑玩則下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説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

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置州郡縣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廵歷或廵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劵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沿徼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弛情人反以為寛大上亦以為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為侵權上亦

以爲生事此眞大謬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刻刷州縣之財賦候伺其餘羨裒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繇子爲職而刑獄寃濫詞訴繁滞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

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為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户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措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為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趂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户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為職徒養資考多人徒憑意

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頼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户部之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為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集卷三

水心集卷四

宋 葉適 撰

奏議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

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盋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陘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敵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為正論異此者為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為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其閒隙倡復燕之

謀前釁始鋤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又尼堪死僞齊廢金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烏珠背盟昔

戰則所謂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顔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勉割四要郡界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内恨絶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

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内外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雠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强之慮

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内外之分辨逆順之理立雖聦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説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

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麤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傅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

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邊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為之說然而内隳好尚之多言外阻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

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烈焰張為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刼脅衣冠舉俛首而奉讎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

又紹興以來為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考察謹於遷敘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為之心者以無所為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為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為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

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强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為則為毋以為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為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蠧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饑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顧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取燕雖

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幽薊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内及慶歷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為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與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

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强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内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内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

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古爾班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寇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繇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

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里雅布尼堪之交至也兩河陷没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

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刼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淛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寖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繳宗凶閔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孚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

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讎恥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壽綱范睢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之取梁

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敗忽來忽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敵騎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

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壖壖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歷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敵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盖渡河犯闕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繇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憸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郛郭

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關閫也弃其郛郭而設扞禦於關閫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擴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以前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欵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

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名縣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言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鬬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

未嘗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雖動用命王達蘭㦸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為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達蘭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可謂

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强弱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為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敵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

曰之為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為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晝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吴也范蠡文種以為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年之内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内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吴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吴若二十年之内無所為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

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違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為乘機此羣臣之欵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絲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

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决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羣臣相倚相背徒玩歳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

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時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吴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

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所為於敵者則有故焉葢自昔之所患者財不足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疎濶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别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

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户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内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金人和親而不敢闘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

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令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

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嚬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敵人所以憑陵而莫禦齟齬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溥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

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柰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為户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板帳月椿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郛郭則内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

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閒可以抗首出北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

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譽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

不及千里之内猶不盡取葢三代之所取者止天下之
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
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
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
世田始有税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
憂葢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
租税天下而諸侯若吴人者亦不租税其國光武明章
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内外

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㬥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葢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逺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逺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

武功最多鬭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閒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蹷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説猶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

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内之所以取悦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寛緩迂遠之常説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今日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

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焦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隷

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熈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奉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曽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寳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斸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

陜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黄潛善吕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将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刻削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挍将五百追捉鄉户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巳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

乏之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寛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

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

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名募勤王兵翁奇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强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棄之

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强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為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内為户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黄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税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

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户長壯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繇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之趣辦本不過數條爪割綦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筭屬官倦於催發酒有糯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靨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

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樁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為

何物而况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度免引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吴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斂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葢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為錢也雖吴居厚蔡京亦羞

為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倖劫脇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稾餘瑣屑之間以為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

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葢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户部之經費為有能而已矣夫

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趣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

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葢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産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

其聚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彼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無敢為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

舊吏刻削之不可任使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收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寛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為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

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税為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税之内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税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為

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宫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太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說曰寛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

而和買以足之令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為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鉤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名不能為將良平不能為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能一一復

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推之不寛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為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恵也則

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盖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

天下之勢在已不在物夫在已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為天下之

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吕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簒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悟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惠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沉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

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鈌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

而孱王幼主俛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内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

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

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悦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邮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

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

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

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

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

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鞏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令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黄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令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令其棄而不求者幾

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説令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令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

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財計下闕

外論一

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為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外裔義也中國為中國外裔為外裔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

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古者要荒均為
蕃衛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
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弁亡譬猶舍舟楫而濟
深淵以勇怯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常不幸溺没死
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禦邊以為前世未
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
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外裔
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

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外裔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裒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外裔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玁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外裔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

已化為外裔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外裔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外裔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别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鷙取

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盖策士而絳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梃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匈奴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外裔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强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

在誅翦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外裔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為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强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為與之為一而天下之人孰於聞見不知其為中國外裔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

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方謂邊庭寧謐可常分無事不幸天祚失道金人驟起破取其國天祚以為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投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為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燕故地以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外裔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

中國以外裔為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為中國者本不以外裔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外裔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鬭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匈奴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

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外裔雖不與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為無名夫金人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尋常視而執事過計借和親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

之疑遂欲與之結懽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遂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己者空士大夫之列汹汹數歲而後定一旦金人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又自言復讎為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與而復為和俄而敵又大出天下之心凛然以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

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為決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有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敵之自為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絶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敵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内愧切嘆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

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敵益疎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内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為保全宋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為比使敵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强而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

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遼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

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誚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誚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然雖絶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闢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

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為正義而明和親之决不可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水心集卷四